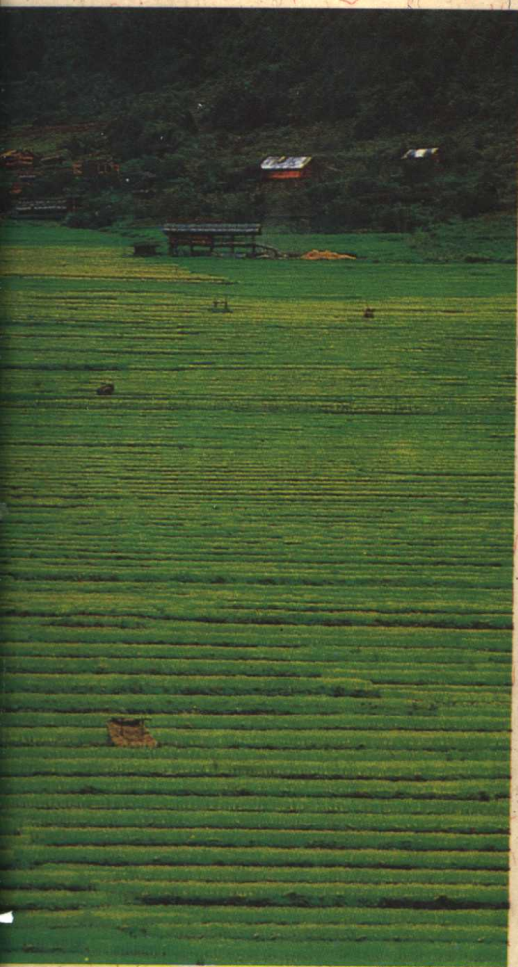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雲文學叢書

魯冰花

鍾肇政 著



※風雲文學叢書

魯冰花

● 鍾肇政 著



風雲文學叢書

魯冰花

作者／鐘肇政

發行人／陳樹正

出版所／風雲時代出版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1013號 6 樓

電話／(02)756-0949

郵撥／1204329-1

發行所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新店市民權路130巷 6 號

電話／(02)912-7307

郵撥／0578690-5
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

民國78年12月初版 定 價：100元

※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退回本社更換。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楔子

雲看上去很高，一塊塊的；有些地方很厚，有些地方很薄。好像是看過人家畫畫的小頑童，學着把顏料擠在一塊木板上塗抹而成的「糊圖案」。

風很輕，茶園邊的一排排相思樹葉微微搖晃着，發出輕悄悄的沙沙聲。偶而，樹葉聲停止，這時週遭靜極了，靜得像回到太古的洪荒時代；只有細微的，比那輕悄的樹葉聲更細微的蜜蜂振翼聲在飄浮着。

魯冰花正盛開。一行行的茶樹和一行行的魯冰花，形成綠黃相間的整齊圖案。

人們喜歡說，蜜蜂是辛勞動奮的昆蟲，其實牠們也只能說是「半年辛苦半年閒」；比較起來，這裏的居民的確要辛勞多多，田裏的事足足要忙上半年，加上茶園裏的活兒，能够享受清閒的時光到底還有多少呢？而且人們又沒有蜜蜂那樣樂觀，終日嗡嗡地唱個不停。

這時，散落在茶園裏摘茶的女人，大概已經疲倦了，再沒有興趣邊摘邊聊。夕陽懶懶地照着她們那深弓着的背腰。

茶園一角的相思樹蔭下，有個年輕人坐在三腳凳上，面對着畫架，揮動畫筆。畫已到了完成

階段，黃綠相間的背景上，幾個摘茶女人點綴其間。

這時他停下手，掠一掠垂在額角的髮絲，吐出一口長氣，把挺着的背脊放鬆下來。他把調色板和畫筆放在地面，緩緩地起身，後退幾步，略微細眯着眼睛看了一會畫。「……………綠色的憂鬱……………」他低語了一聲，嘴角露出一絲絲苦笑。

這是第三幅了。奇怪，總是這麼暮氣沉沉的，怎麼會畫成這個樣子呢？難道我怎麼也擺脫不開憂鬱了嗎？他想。

他有意捕捉住春的氣息，才一連多天選上這個地點作畫。一片綠色與黃色的世界，抽芽茁長的茶樹，還有那些摘茶女人，這一切的一切都代表青春、向上，加上動奮。可是一旦到了他筆下，整個畫面就顯露出一股悵悵寡歡的氣息。他怎麼也想不透為什麼會這個樣子。

他想起了已達一年半之久的療病生活。一定是這些灰色的日子，身心都染上憂愁的色彩了。他自忖着。

「姊姊，那個人又在畫畫呢。去看看吧。」

「不行！晚回去又要給爸爸罵。」

「一下子就好吧，姊姊。」一個十歲大小的男孩在央求着。他伸出手把姊姊肩上升着兩隻茶簍的竹棍使勁拉住。

「別拉！哎，真是……」她無可奈何地說。

那個在畫畫的人轉過身子，微笑着迎接了姊弟倆。

幾天來，他們每天都在這兒碰頭，雖然還不相識，但倒也混得很熟了。

「你們要回家了？」他問。

「是。」

姊姊露着笑鬢答了一聲。在她那張膚色很黑的臉上，牙齒特別白皙。

「啊！畫好了，真美。」

弟弟瞪大着眼睛，萬分羨慕地望着畫叫起來。

「你喜歡嗎？」那個年輕人仍然微笑着。

「喜歡！太喜歡了，我如果也能畫這樣的畫，該多……」

「噢，該多什麼？好，是不是？這張送你，要嗎？」

「呀，送我？」

「是啊。其實這張沒什麼好。」

「不，不，很好。我喜歡這種顏色，這種……我說不上來。」

那年輕人把那幅在木板上的油畫取下來，再端詳了一眼，伸到男孩的鼻前。男孩看了看畫，

又看了看那個人柔和地微笑着的眼睛，不敢馬上接下來。

「拿去吧，小弟弟。」

「不！」姊姊搶着說：「謝謝你，可是我們不能夠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」他把面孔轉向她：「小弟弟喜歡它，有什麼不好呢？反正我也不是要留下來做什麼的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弟弟終於接下來，深深地一鞠躬。

「還沒乾呢，小心別弄髒了。」

他燃了一枝菸又說：

「讓我看你們今天摘了多少茶。」

他走過來，先瞧了瞧茶籃，然後提起來。

「噢，這麼重。比昨天還重哪。」

「總是差不多的。」姊姊答。

「我今天特別賣力摘呢！」弟弟沒等姊姊說完就提高嗓門說。

「是嗎？你真了不起哇。昨天的多少斤？」

「二十五斤半。」姊姊答。

「那天準有三十斤嘍，了不得。明天希望你們摘的更多。」

「不啦！」弟弟搶着說：「明天得上學了，不用摘了。」聽口氣，好像好不容易才挨過了這些天似的。

「哦，對啦。春假完了。你在幾年級？」

「我三年，姊姊六年，快畢業了呢。」

「是嗎？很好很好。你們一定都是優等生吧。」

「姊姊考第三名。我可不行呢，十五名。」

「十五名嗎，也很不錯啊。你該用功些，不是嗎？好吧，我們明天見。」

「明天你還來畫嗎？」

弟弟又期待地仰起頸子問了一聲。看那模樣兒，好像很不願意就此分手。

「不畫了。我是說我們再見。」

他很想告訴他們，以後見面的機會非常多，但又怕他們回還了要挨罵，便沒說。

他目送他們回去。那個男孩小心翼翼地捧着畫，看那樣子，彷彿手裏的東西是什麼無價之寶，一不小心掉下就會碎裂一般。而他那頻頻向姊姊說着什麼的興沖沖的背影，顯示着他的內心是

多麼興奮。

對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而言，發現到知音該是最欣喜的，那怕這知音是怎樣幼稚可笑。尤其當他想到那幅並不能算高明的作品將被珍藏、欣賞，更禁不住一股溫情在心中泉湧。

他提着畫具箱，踏着自己的長長的影子，一面走一面想着就要開始的新生活。踏進小孩子們的天地當中，一定能够把一年多來的苦澀的悶氣驅走。像剛才，跟小朋友們稍一接觸，感受就已經很深刻，胸臆裏的濃霧，好像遇到了太陽般地開始消散、廓清。

一年半，唉，真受够了。總算沒有敗給病魔，但這一連串的日子，豈不是等於白費了嗎？人生到底有幾個一年半啊。明天，可以說是我的人生再出發，雖然工作只不過是臨時的，然而做為一個起點，倒是的確蠻有意義。因為那兒有天真、快樂、和平、安祥……

他的腦子裏自自然然地展現了一幅兒童們嬉戲玩樂的情景。



上午第四堂的下課鐘響了，向老師敬過禮，古茶妹就迫不及待地衝出教室，奔向弟弟的教室。她的弟弟古阿明這時也正好下課出來。

「阿明！看到嗎，那位新老師。」

「當然看到了。」

「你很高興是不是？」

「我非常高興，我有些不敢相信呢。」

「我也是。我們是最先認識他的人，他也一定還記得我們。你說是嗎？」

「嗯……姊姊，我不想回去吃飯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」

「噢，去哪兒看？」

「辦公室啊。」

「你敢進去嗎？要怎麼跟他說？」

「不……我只是在窗外望望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，要犯校規嘛。爸爸媽媽也會擔心的，以後天天可以見面了，急什麼。」

「唔……可是……」

「快走吧，不然又要趕不上了。」

弟弟還是連連回頭望辦公室那邊，不情願地走向校門。

他們的家在泉水村，他們得走快些才能在二十分鐘以內回到家，然後快速扒幾碗飯再趕回學校上下午的課。這是姊弟倆平日的日課。

「阿明。」茶妹一面急急邁步一面問：「你有沒有被點到參加圖畫訓練？」

「圖畫訓練？我不曉得。」阿明人矮，不得不踏着更急促的步子，所以顯得又匆忙，又焦急。

「怎麼不曉得？早會時校長也說過呀。」

「哎呀，我沒聽到。我一直盯着那位新老師，我高興得直想跳起來。對啦，那位老師叫什麼來着？」

「真糊塗，所以你成績總不好，聽了的話馬上就忘掉了。」

「我真的沒聽到啊，奇怪。姊姊，告訴我。」

「郭雲天老師。天上的雲，雲天，懂嗎？」

「噫，郭雲天……郭老師。」

古阿明嘴裏喃喃地反覆了好些次，好像深怕一不小心就會忘掉似的。

「他還是大學生呢。真了不得啊。校長說他因為生病。休學了兩年，現在病好了，暫時來當我們的老師。」

「大學生！」阿明熱呼呼地大叫：「哎呀，不得了，我們也有這麼偉大的老師。」

「可惜他不是你的級任，也不是我的。他要教四年乙班。」

「我真想轉到他那班……我為什麼不是四年級呢？」

「別優想了。校長還說，這個月二十六號有全縣的圖畫比賽，由郭老師指導。以後每天要練習一個鐘頭呢。」

「哇！」阿明雙手朝頭上一伸說：「我一定參加！」

「老師點到你了？」

「這……我老師沒有說啊。」

「你大概又是沒有聽到的，或者是忘了。」

「我想看看。」

「走快些！」

上。

古茶妹話雖很嚴厲，但眼光却正好相反——充滿對弟弟的愛惜。她擔心着弟弟是不是能够選說起畫畫，再沒有使弟弟更喜歡的事情了。茶妹記得六年前入學後有了蠟筆圖紙等東西，從那時候起，弟弟就懂得了有件叫做「畫畫」這麼回事。那時他才四歲，見了東西就要，而且到了手就一定要玩個够，非到那東西支離破碎不肯放手。特別是她那盒八枝裝的蠟筆，每次被看見就吵着要一枝。起始是撕下日曆來塗，到後來，牆壁，地面上、桌椅上，到處都要畫上那些圓方方的古怪圖樣。爸爸有一次氣得捉住他，狠狠地揍了一頓屁股，他這才不敢再亂畫。弟弟也真够聰明，那以後看到了紙張之類——如買東西回來時的包裝紙、紙袋等，或者在馬路上揀到的爛紙，他都要細心存下來，弄平，收藏，有了蠟筆就畫。

如今想起來，那時的弟弟雖然可愛，但又是怎樣地使她傷心啊。她剛入學，眼看着她那樣重要的東西——她那時祇覺得不管是鉛筆、橡皮、筆盒、墊板等等，沒有一樣不是挺重要的——却教弟弟一枝接一枝給糟蹋。爸爸媽媽又那樣袒他，不給他就要挨罵挨打。她不曉得爲這些流了多少眼淚。沒法，她只好把弟弟玩膩丟下的蠟筆頭兒揀起來用。

過了三年，弟弟也上學校了，有了他自己的東西，總算不再使她爲難。可是她一直覺得奇怪。照說，他喜歡畫畫，應該可以畫得很好才對。事實却滿不是那麼回事。他老要把蠟筆用力地塗

，滿張圖紙都要塗上厚厚一層。而且顏色的配合更怪，有時把樹木塗上大紅色，有時水牛變成一條大綠牛。

記得有一次他畫了一隻紅色的動物，吐出一條綠色的大舌頭，看了要叫人想到廟裏牆上的吃人鬼怪。不，比那鬼怪更醜更難看。婆婆、爸爸和媽媽都看得大笑起來。爸爸說：

「阿明哪，你這是什麼，我都看不出呢。」

「狗嘛，怎麼看不出。」弟弟還答得滿神氣。

「狗？那有紅色的狗，爸爸就從來沒見過。」

「我也是呀！可是我覺得這樣好看，就這樣畫了。」

「真是傻子。畫畫總要畫得像喲。」爸爸轉向茶妹又說：「阿茶，妳要教弟弟怎麼畫。」

「我自己都不會呢，怎麼教人？」

那時，她還只是個四年級的學生，當然不會教人了。

「妳畫的總像些……」

「我不！」阿明鼓着頸打斷爸爸的話，說：「我要怎麼畫便怎麼畫，老師教的我都不愛聽呢，姊姊更不行啦！」

「嘖嘖……真是個調皮蛋。」爸爸也拿他沒辦法了。

小弟阿生却把這張畫用飯粒黏貼在正廳牆上。阿明可更神氣了，連聲誇讚小弟懂得畫，還常常要擺出欣賞的模樣兒，大模大樣地看上老半天。客人來，也都要對着這張畫大笑一陣。

小弟阿生也不曉得是不是真的覺得好看，每次阿明畫好的，或者在學校畫的，都要去張貼，如今牆上已貼了十來張，每張都稀哩古怪的，叫人一看就禁不住大笑。不但這樣，那些老師發還的，都蓋着「丙上」啦，「丙下」啦等橡皮章，真叫人難為情呢。

在成績單上，他的圖畫也一直是丙上或丙下。最近的三年上學期成績才第一次得了個「乙下」。這就是說，他的圖畫是不行的，看來阿明一定是沒有畫畫的才能。這次學校要選代表參加全縣的美術比賽，不用說他是沒有份兒的了；就是每班級選出兩名來參加訓練，也一定點不上他。現在我向他說了這些話。豈不是叫他空歡喜一陣子嗎？阿茶邊走邊想，不禁懊悔起來。

古茶妹的印象裏最深刻的，該是林志鴻的畫了。他是阿明同班的級長，又是他們級任林老師的弟弟。林志鴻的確畫得非常好。教室邊走廊上的成績板上就有很多張他畫的。不論是靜物，或是寫生，他都畫得很像很美麗；尤其是動物的畫，好像那四隻腳就要動起來一般。

不用說，林志鴻是要點上的，儘管他是老師的弟弟，也不會有入認為老師偏心。可是他們班上另一名，能不能點上弟弟呢？

「姊姊，我們老師好像沒有說過。」

• 花永壽 •

「林志鴻一定會點上的，另外一個，我希望是你。」

「我要請老師讓我參加訓練。」

「傻瓜，如果老師認為你不行，請也沒用的。」

「老師很喜歡我，一定肯的。」

「要代表我們學校去爭取榮譽的，怎麼能够這樣呢？你還是……」

「唉——」

阿明終於閉住嘴了，而且還像個小大人似地吐出了一口長氣。

下午第三堂課是美術選手集中訓練的時間。

古茶妹是六年丙班的兩個選手之一。時間一到她就提着畫具來到臨時充做美術訓練教室的三年甲班。

一進教室門口，茶妹一眼就看到弟弟已經在第二排坐着。哎呀！他也點上了？她急步跑上前，從後面拍了一下阿明的肩。

「阿明！」

「呀！」阿明吃驚地回過頭。

「你也點上了是嗎？」

「嗯。我跟他。」阿明朝着鄰居的小朋友呱呱嘴。

那個小朋友正是林志鴻。

「啊，你們兩個？真好哇！」

她向林志鴻笑了笑。她快樂得幾乎想大笑一陣。

她在弟弟後面的空位上坐下。

教室裏大約有四十幾個從各班級選出來的同學，快坐滿一整教室了。大家在高聲交談，也有幾個小搗蛋在桌間追逐奔跑，玩得很起勁。

茶妹妹看了一下教室內，心裏卜卜地跳個不停，弟弟竟也點上了，這是她最興奮的事；還有，那位新來的老師要來指導她畫畫，這也使她感到無比的高興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的心跳平穩下來，不由得又開始擔心。弟弟儘管能够參加訓練，不過他們三年級有四班，應該共有八個同學參加訓練。其中，將來代表學校參加縣的比賽的，就只有一個人。弟弟還是沒有希望的，因為他有林志鴻這個勁敵；就是其他六個人，隨便那一個也一定比弟弟強。唉唉，誰叫他只能畫那種古怪的畫呢？

還有她也不放心自己。每天要在學校多呆上個把鐘頭，一定要影響家裏的事。媽媽是那樣忙，好久以來，她就已經是媽媽少不了的幫手。